

章氏遺書



卷之四



章氏遺書卷第四

文史通義內篇四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所見

孔子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又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夫天下蓋有有其語而無其人者矣未有無其語而有其人者也然而世風已降人類不可窮而語有不及造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乃至造語者有時而窮可謂人力侔於造化矣且夫食芻豢者悅其肥甘之味被狐貉者樂其輕暖之適足乎已無待於外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求芻豢者意不在肥甘惟欲人知

其食芻豢求狐貉者意不在輕暖惟欲人知其披狐貉人皆知其食芻豢其悅過於肥甘之味也人皆知其披狐貉其樂過於輕暖之適也乃知不必得芻豢也欲人知其求芻豢勝於得狐貉矣不必得狐貉也欲人知其求狐貉勝於得狐貉矣未聞其語也吾見其人矣

居山饒材木濱海饒魚鹽人之喜其饒也喜其可通所有於人也喜其可以致人之所饒以補已之所乏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居山以材木自豪而欲人之美其材木不欲人之有其材木也濱海以魚鹽自豪而欲人之美其魚鹽不欲人之有其魚鹽也居山知其乏魚鹽不欲以材木致魚鹽而力詆魚鹽不如材木也濱海

知其乏材木不欲以魚鹽致材木而力詆材木不如魚鹽也未聞其語也吾見其人矣

燕趙擅悲涼慷慨之歌吳越妙宛轉回波之舞燕藝遊吳門而聲增十倍吳伶至燕市而賈重連城非其鄉人情珍其所罕也燕人自雄其歌而欲得吳舞以和其節吳人自媚其舞而欲得燕歌以壯其觀擅其偏物情喜其相濟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吳人至燕舍其吳勝而強學燕歌以求合於燕燕人至吳舍其燕奇而強學吳舞以求合於吳則是強己所短而非效人所長也吳學燕歌而不工燕人喜其學已而不計其不工其喜之也過於賞其所善之舞焉燕學吳舞而不似吳人喜

其學已而不計其不似其喜之也過於賞其所最之歌  
焉則是但學求同於已而非欲取濟於人也未聞其語  
也吾見其人矣

一人善射百人決拾一人善琴百人操縵決拾者未必  
能射而射師善人之決拾不喜人之羿也使決拾者由  
已而羿焉則惟恐人之不僇羿焉操縵者未必知音而  
琴工喜人之操縵不喜人之曠也使操縵者由已而曠  
焉則惟恐人之不僇曠焉決拾者舍射而操縵羿不顧  
也曠則來斯受之矣操縵者舍音而決拾曠不顧也羿  
則來斯受之矣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羿欲人之舍  
其操縵而從已於射因詆音爲不足學也旣舍操縵而

從之矣喜其慕羿因恐其竟羿也則曰惜其嘗操縵也  
不可入羿之神也詢其何以爲神則遜曰不易言也曠  
欲人之舍其決拾而從已於音因詆射爲不足學也旣  
舍決捨而從之矣喜其慕曠因恐其竟曠也則曰惜其  
嘗決拾也不可入曠之元也詢其何以爲元則遜曰是  
難言也未聞其語也吾見其人矣  
道者大路行者遊之垣牆門戶一室之司逮其甚也陰  
鍵陽閉腑鱗腸介宇棘心睫火守金流竅九藏六百病  
交發大道塊然龜坼瓦裂噫難以哉

言公上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

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  
 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爲我有也虞書曰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必於試功而庸服  
 則所貴不在言辭也誓誥之體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  
 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  
 多方誥四國之文也說者以爲周公將王之命不知斯  
 言固本於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卽成王之言也蓋聖  
 臣爲賢主立言是謂賢能任聖是亦聖人之治也曾氏  
 鞏曰典謨載堯舜功績併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是豈  
 尋常所及哉當時史臣載筆亦皆聖人之徒也由是觀  
 之賢臣爲聖主述事是謂賢能知聖是亦聖人之言也

文與道爲一貫言與事爲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所爲作也是則男女慕悅之辭思君懷友之所託也征夫離婦之怨忠國憂時之所寄也必泥其辭而爲其人之質言則鴟鴞實鳥之哀音何怪鮒魚忿誚於莊周萋楚樂草之無家何怪雌風慨歎於宋玉哉夫詩人之旨溫柔而敦厚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舒其所憤懣而有裨於風教之萬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爲名則是爭於

藝術之工巧古人無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  
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之舊典夫子無所事作  
也論語則記夫子之言矣不恆其德證義巫醫未嘗明  
著易文也不攸不求之美季路誠不以富之歎夷齊未  
嘗言出於詩也允執厥中之述堯言元牡昭告之述湯  
誓未嘗言出於書也

墨子引湯誓

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詩

書初無識別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

王伯厚常據古書出孔子前者攷證

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書或有僞託不盡可憑要之古人引用成說不甚拘別夫子之言

見於諸家之稱述

諸家不無真僞之參而子思孟子之書所引精粹之言亦多出於論語所

不而論語未嘗兼收蓋亦詳略互託之旨也夫六藝爲

文字之權輿論語爲聖言之薈粹創新述故未嘗有所庸心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聖作明述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旣歿微言絕而大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爲識別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訓是也

管子地圓淮南地形皆土訓之遺

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

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僞託非僞託也爲

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晏子春秋柳氏以謂墨者之言  
 非以晏子爲墨爲墨學者述晏子事以名其書猶孟子  
 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  
 解同稱蓋謂集眾賓客而爲之不能自命專家斯固然  
 矣然呂氏淮南未嘗以集眾爲諱如後世之掩人所長  
 以爲已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權自命家言故其宗旨  
 未嘗不約於一律呂氏將爲一代之典要斯又出於賓  
 客之所不與也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旣裂而各以聰  
 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  
 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  
 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

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爲存義之資也世之

譏史遷者責其裁裂尙書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謂割

裂而無當

出蘇明允史論

世之譏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之襲

遷書以謂盜襲而無耻

出鄭漁仲通志

此則全不通乎文理之

論也遷史斷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尙書左國豈將爲憑虛亡是之作賦乎必謂左國而下爲遷所自撰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所採摭其

書後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尙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史豈將爲經生決科之同題而異文乎必謂孝武以後爲固之自撰則馮商揚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所原本其書後人不見而徒以所見之遷史怪其盜襲焉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載言爲翻空歟揚馬詞賦尤空而無實者也馬班不爲文苑傳藉是以存風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敘事爲徵實歟年表傳目尤實而無文者也屈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褒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

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漢初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聖之緒言師授淵源等於宗支譜系觀弟子之術業而師承之傳授不啻鳧鵠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也公穀之於春秋後人以謂假設問答以闡其旨爾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焉非如後人作經義苟欲名家必以著述爲功也商瞿受易於夫子

其後五傳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嘗有書則三家之易著於藝文皆悉本於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是知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不傳也治韓詩者不雜齊魯傳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家章句訓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援引稱述雜見傳紀章表者不盡出於所傳之書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師說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神明其意推衍變化著於文辭不復辨爲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爲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爲師說孰爲徒說也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言公中

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爭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已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操術不可不慎也古人立言處其易後人立言處其難何以